

31

泥沼漫漫，稀疏长些水草，你在泥沼中，一身都是淤泥腐臭的气味，想爬到个干燥的地方好立足，就泥沼表面的积水洗身净面，又明知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，可好歹得从这淤泥中脱身，努力纵身一跃，还是落在泥潭里，打了个滚，弄得更加一塌糊涂，拖泥带水，还得再爬……

远处朦朦胧胧，似乎有点灯光，朝那点亮光去不如说是朝亮光爬行，灯光从缝隙中透出来，一栋房子，一扇门，趴到门框边上，伸手够到那门，豁然开了，听见风声，却没有风，一间大厅里有圈光亮照在眼前，你爬进光圈里，竟然站了起来，结结实实的木头地板，这才发现吊蛋精光，前面却什么也看不见……

我需要做一个姿态，然后不动，变成一座塑像；

你需要像一缕游丝，在空中飘荡，像云翳一样渐渐消融；

你需要在枣树上，像带刺的枝梢，像初冬的乌桕剩下的叶片冻得暗紫，在风中颤动；

你需要从溪涧涉水而过，需要听见赤脚在青石板上叭咕作响；

你需要把沉重的记忆从染缸里拖出来，弄得满地湿淋淋的；

你需要一个光亮洁白的舞台，让他同一个也赤身裸体的女人，众目睽睽之下打滚；

你需要从上往下俯视他们，显示你空洞的眼窝，一对黑洞；

你需在看见这门后寂寥的天空中清流通满圆的月亮里的阴影；

你需要同一头母狼性交，一起昂首嚎叫；

你需要踏着轻快细碎的脚步，踢踢踏，踢踢踏，就地转圈独舞；

你希望你的舞者他，如同一条脱水的鱼，在地上蹦蹦跳跳，

你希望是一支残忍的手，握住这滑溜溜弹跳不已的大鱼，一刀剖开，而又不希望这鱼就此死掉；

你需要在高音阶上用极尖细的声音叙述一个忘了的故事，比如说你的童年；

你需要在黑暗中，像只下沉的船，缓缓没入水底，还要看见许许多多泡沫上升，都静悄悄没有响声；

你需要变成一条大头鱼，在水草中摇头摆尾，游游荡荡；

你希望是一只忧郁的眼睛，深邃而忧伤，用这眼来观看世界怎样扭得来，扭得去，而这眼睛又在你掌心之中；

你希望你是一片音响，音响中离析出来一个细柔的中音，衬在一片音墙之前；

你希望你是一首爵士，那么随意又出其不意，即兴而那么流畅，再转折成一个古怪的姿态，一个暧昧的微笑，一个包含笑意又令人诧异的相貌，然后就凝固了，变得麻木僵硬，然后你不动声色，滑脱出来，又成了条泥鳅，而把古怪的笑容留在那僵死的脸上，咧开嘴，露

出两颗板牙，烟熏黑了的门牙，或镶的两颗大金牙，黄烂烂的在这张僵死的嘻笑的脸上，也挺好玩的。

你希望是布鲁塞尔中心小广场上撒尿的孩子，男男女女都用嘴去接他尿出的泉水，女孩们在一边格格直笑，而你，又是个老者坐在酒吧里望着，那么苍老，满脸舒张不开深深的褶皱，笑或不笑都一个样，喝下一口酱油样浓黑的甜啤酒。

你想当众嚎啕大哭一场，却不出声响，人不知你哭什么，不知你真哭，还是装模作样，你还就想对这装模作样的世界大哭一场，当然没有声音，做一副哭的模样，令尊敬的观众不知所措，然后把胸膛扯破，掏出个红塑料皮做的心，从中再抓出一把稻草或是手纸，撒向肯喝彩的人，走着潇潇洒洒的步子，然后，然后滑了一跤，再也爬不起来，心肌梗死在台上，诚然，你不需要救护，不过在做戏，就要这样展示痛苦和快意，忧伤和欲望，狡猾的微笑，弄不清是笑，还是一脸怪相，然后你悄悄溜掉，同刚刚结识被你打动芳心的姑娘，在厕所里站着做爱，人只看得见你的脚，她两腿盘在你腰上，你便拉响水箱，就要这样哗哗流淌，洗涤你自己，让全世界都流泪，叫全世界的玻璃窗都淌雨水，让世界变得一片模糊，迷蒙蒙不知是雨还是雾，你便站到窗口，看着窗外的雪花无声无息飘落，让雪把城市全都覆盖，像巨大的白色裹尸布，而窗前的你，默默凭吊他丧失了自己……

也可以换一下眼光，是你在观众席，看他爬上台来，空荡荡的舞台，赤条条的站着，通亮的灯光下，他得有一段时间习惯这强光，才能透过照亮舞台的光束分辨空空的剧场后排坐在红丝绒椅上的你。